

路透社
社评

叶剑英委员长复信乔森潘主席

柬埔寨电台揭露苏联和古巴军人在指挥越南部队侵柬

【路透社北京十二月六日电】（记者：普里切特）在柬埔寨同越南的战斗不断加剧的时候，柬埔寨呼吁国际上给予支持。中国说，它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

新华社今天发表了乔森潘主席和叶剑英委员长的来往信件时没有提到承担任何义务。

叶昨天对乔森潘十一月二十四日给同金边友好的国家领导人的长信的复信很简短。

叶除了说中国完全支持柬埔寨政府的“严正立场，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扩张主义者侵略的正义斗争”以外，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他还说：“你们的斗争已经并正在得到世界人民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他说，中国深信，柬埔寨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在发表这两封信的同时，曼谷有消息说，几天来，越南军队已进入柬埔寨纵深地区，并正朝着湄公河的重要港口桔井挺进。

【路透社曼谷十二月六日电】（记者：梅伦斯基）在柬埔寨和越南这两个共产党国家间的边界战争和宣传战进入新阶段的时候，柬埔寨电台今天指责说苏联和古巴军人在指挥越南部队侵入柬埔寨领土。

官方的金边电台援引一名越南俘虏的话说，苏联和古巴军人在南越安江省控制和指挥河内的军队。

尽管柬埔寨和中国都曾指责苏联顾问在训练越南武装部队，但是，金边指责古巴卷入越南争端似乎还是第一次。

柬埔寨今天还说，反对范文同总理的政府的越南人民已经组织了抵抗运动。分析家说，这可能对河内上周大张旗鼓成立反金边政府的柬埔寨叛乱运动一事的第二次反宣传。

河内支持的全国救国阵线的成立标志着越柬边界战争进入了新阶段。

这里的西方外交官认为，越南不断报道说柬埔寨国内发生暴乱，接着又成立了一个反叛运动，这表明越南决心致力于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而不是发动一次惊人的军事进攻。

越南军队已经在柬埔寨的所谓的鱼钩突出地区占领了相当大的几块地盘，但是此间消息灵通人士说他们现在正在向外扩展。

金边电台说古巴卷入越柬冲突的根据是今年十月初在东南部茶胶省俘虏的一个名叫韩忠越的越军班长的所谓供词。

曼斯菲尔谈中美关系等问题

说他不认为台湾的前途是中美建交的主要障碍

【美联社东京十二月六日电】（记者：罗德里克）美国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今天说，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最近的一些讲话“看来表明”，只要给予时间，中国和台湾将能在彼此之间解决分歧“这一点仍然是非常、非常可能的”。

曼斯菲尔德对本社记者说，他更加相信这种看法了，因为北京在这个国民党占据的岛屿问题上“正在表现出很大程度的耐心，同时发表比较和解的谈话”。

邓最近在同美国记者和日本政界人物的谈话中说，中美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的仅剩的一个障碍，是美国同台湾的军事政治联系。

曼斯菲尔德说，美国承认北京仍然是卡特总统的决定，并说他不预想美国什么时候会承认。但是他明确表示，他并不认为台湾的前途是主要障碍。

这位七十六岁的前美国参院多数派领袖、

亚洲问题专家说，他个人认为，中国到公元二〇〇〇年时成不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军事和科学强国，但是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目标。

他说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亚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其边境上牵制了苏联的力量，但是，他认为美国不应向中国出售武器。他又说，美国将不反对西欧这样做。

曼斯菲尔德说，可以把中国比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它牵制着苏联四十七个师——第一流的现代化部队和占百分之二十六的苏联空军——也是第一流的，而我们不付出任何代价”。

他说，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与此同时，苏联太平洋舰队在扩大自己的吨位和提高能力，我们的责任是：确保（美国）第七舰队和太平洋空军不仅保持在目前的水平，而且在今后几年里加强它们的

力量。我高兴地指出，它虽然在数量上没有增加，但是在各种非常重要的舰只类别的作战能力和现代化程度上都有了提高。”

他说，中国现在正贯彻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他至少是本世纪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教诲，即在“今后二十二年内通过一系列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赶上西方”。

“我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但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目标，而要达到任何接近于西方水平的成就，都意味着要经常地，继续不断地同西方接触。”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已经增加的工资之外，工资还将增加，发给奖金和分配更多的物质东西。

“但是要不断奋斗来为其人民保持像样的生活水平，到二〇〇〇年时，中国的人口将要达到十亿，或者再稍多一些”。

他解释说，困难在于农业，因为它的可耕

地和能够生产粮食和纤维的土地只占百分之十二或十三。

他说，他不同意那样的预言，即中国由于需要从西方购买更多的东西，因而将完全放弃其自力更生的政策。

曼斯菲尔德说，中国并没有要求美国提供武器，“而且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这样做。除了武器之外，他们可能会提出很多要求，但在没有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以前，他们不会这样做”。

法《世界报》社论

说法应考虑到法中经济协定所具有的国际意义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十二月五日发表一篇社论说：

中国政府想让法国企业实现的计划的数目是相当可观的。在德尼奥最近在北京签署的长期协定的附加议定书中，包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一系列水电站、一些热电站、一些特种钢材工厂……以及其他项目。

这类活动既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经济或技术意义。像一向在这类活动中发生的情况一

《巨大的胃口》

样，官方的消息——也是因为它们突然很丰富——不能使人对这一事件形成具体的看法。应该考虑到这类协议所具有的国际意义，特别是对于一想到可能会给北京出售武器就极为不安的苏联来说的意义。

法一中贸易总额从现在起到一九八五年将增加七倍，得到这样一项保证并不是一件小事。协议（六百亿法郎）所预定的七年贸易大数目，似乎比巴黎最近预计的要稍稍高一些，甚至远远超出了中

国的建议。

话虽如此，应该看到，虽然取得了辉煌成绩，但同北京的贸易关系的起点是很低的。

法国应该限制自己的野心，但同时它也可以占据几个重要的部位。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知道，中国将怎样清付它的进口。在这个问题上，法一中协定是很谨慎的。许多法国工业家私下认为，他们对中国全部偿还其债务的能力并不抱过分的幻想。他们说，但不管怎么样，现在重要的是使工厂运转起来，在那里占据一个位子以待出现比较好的天气。

报时
事道
社

《首相选举未能进行

自民党因干事长人选陷于分裂》

外电评述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公报

公报说北约盟国将继续把所有必要的资源用来使部队现代化；对苏联集结大量核打击力量表示不安

【美联社布鲁塞尔十二月六日电】(记者：加弗向)北大西洋联盟国家的国防部长们今天对苏联在西方阵地上集结了大量的核打击力量表示不安。他们在结束两天会议时发表的一项公报中说，苏联除了加强已经部署的核武器外，最近还向这些阵地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

国防部长们得出的其他结论有：北约的防务仍有“严重的缺陷”。低空防御能力不足。缺乏军舰和海上巡逻飞机。物资储备太少，人力非常短缺。

他们重申，“他们打算”在今后五年把每年的防务预算增加百分之三，看来这是对华盛顿发出的一个信号。据华盛顿的消息说，华盛顿正在重新估价一九七七年的这一保证。

他们批准了建立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的耗资巨大的新计划。这项计划将于八十年代初开始实施。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将起飞行实验室的作用，装备着能发现

在数百英里外飞行的导弹和轰炸机的雷达。

【法新社布鲁塞尔十二月六日电】北约军事机构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们今天拒绝了华沙条约提出的“冻结”中欧部队力量的建议。

这项建议是上周在维也纳提出的，北约国家代表正在那里参加共同均衡减少部队的会谈。

在这里开会的国防部长们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追述了北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今年五月华盛顿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断言：“在事实证明可以通过现实的和可核查的减少部队协议实现令人满意的部队低水平的军事均势以前”，盟国将“继续把所有必要的资源用来使自己的部队现代化，并使其部队力量加强到威慑和防御所需要的程度”。

部长们还重申他们很重视共同均衡减少部队会谈，“同时也重视下述原则：北约部队将保持现有水平，不进行任何削减，除非在共同均衡减少部队协议

的范围内削减，而这项协议决不可降低联盟的集体安全”。

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在这里宣布，美国将不反对其北约盟国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

观察家追述，法国已同意向中国出售价值达三亿五千万美元的包括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在内的“防御性武器”，但是，它对北京购买五十架法国“海市蜃楼”战斗机的要求还未回答。西德今天要求在联盟内就核武器问题进行一次“政治辩论”。

西德国防部长阿佩尔希望把讨论扩大到裁军会谈(包括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扩大到不包括在裁军会谈之列的“灰色领域”核武器。“灰色领域”核武器包括从八英寸炮弹到欧洲的核轰炸机等一系列武器。

观察家说，西德的倡议说明波恩政府关心下述问题：不应完全由美国和西德两家来负

北约的核防务责任。

【路透社布鲁塞尔十二月六日电】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今天说，美国并不反对西方盟国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

但是他说，对于人们所认为的进攻性武器，美国希望进行磋商，仔细研究这个问题。

布朗是在记者招待会上答问时这样说的，人们问：在这里举行的本次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是否讨论过英国可能向中国出售鹞式垂直升降喷气式战斗机的课题。他说，在部长级会议上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他又说，他并不想对任何具体国家向中国出售任何具体武器问题进行评判。

【美联社布鲁塞尔十二月六日电】北约国防部长们今天签署了一项购买机载预警系统的协议，这种系统刻有北约联盟的标记，它将是北约联盟总部拥有的第一个重大的军事系统。

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说，买这些飞机的决定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不仅说明联盟有能力自卫，也是表明联盟的决心和作用的一个迹象。”

【美联社布鲁塞尔十二月五日电】尽管最近有迹象表明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联盟内部关系紧张，但是北约防务计划者们对关于华约中的东欧国家现在对莫斯科不那么忠诚的说法仍然有怀疑。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黑格将军在昨天同美联社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罗马尼亚上周拒绝和其盟国一道增加费用和拒绝军事改组的作法，看来是这个七国集团内部一系列持续的压力的一部分。

但是他说，一旦爆发真正的突发事件华约成员国军队是否忠诚，这一点仍然很难断言，这大概将取决于这个东方集团的成员国是否相信一场冲突是有道理的，取决于它们对苏联集团打胜的可能性私下作何估计。

黑格说：“我认为这些事情变动性极大，因而在这个时候不能笼统地讲。”他接着说，目前华约中的紧张局面“当然既充满机会也充满危险”。

除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上周顶了克里姆林宫一下外，西方分析家还列举了莫斯科与其华约盟国在苏联供给的石油的价钱问题上以及苏联施加的其他经济压力上不断发生的争端。

北约政界官员认为，苏联在欧洲驻扎大批军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对在一旦发生危机时这些国家的军队表现如何没有把握。

西方的一些战略家认为，如果西方公开发表一项声明，警告说，一旦欧洲爆发战争，如果北约使用核武器，这些武器将首先用于华约领土，如果发表这样的声明，东方集团盟国与莫斯科并肩作战的热情就可能减少。但是黑格拒绝这种作法，他说：“我这个人赞成在维护我们的(核)威慑力量这个领域里过份张扬。”

黑格谈华沙条约内部的矛盾时说 华约中的紧张局面既充满机会也充满危险

英《研究》杂志文章《技术转让给苏联》

推广外国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节的末尾还要再谈这个问题。然而，首先让我们来研究一个总的间接影响有多大。显而易见，这可能比光是从进口机器获取生产上的直接好处要大得多。

格林和莱文对进口的西方机器近几年在苏联生产中所起的作用(直接和间接的都包括在内)作了一番估计。他们先列出了一九六〇——七四年间相当于苏联工业中使用的西方资本的历年资本数字(折合成一九五五年的卢布)，然后以劳力、国内(加上东欧拿出来的)资本以及从西方引进的资本作为“投入”，来估计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苏联本国资本和“西方”资本的“产出”增值率(边际生产率)。

格林和莱文这篇论文估计的主要是苏联工业中使用的进口西方资本货物的边际生产率。他们估计的边际生产率是很高的，一九六〇——七四年期间，进口西方资本货物的边际生产率为苏联其他工业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八倍至十四倍。

这些成绩是引人注目的。它们表明，进口西方机器的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应当同时说明，作者把这些估计只不过当作是试验性的和说明性的。然而，同样必须指出，上述估计是对西方机器影响的已经修改过的(而且多少已缩减的)估计，而不是“头一次的粗略估计”。

进口机器对各部门的影响 人们要提出的有关西方机器进口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机器对苏联经济各个部门的影响如何。我利用苏联贸易材料，把西方机器在进口中的比重同各部门在一九五五——五六年度、一九六〇——六一年度、一九六五——六六年度和一九七〇——七一年度苏联经济的整个“生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相比。如果前者的比重超过后者的比重，那么，初步证据表明，某部门对西方技术的具体运用已超过平均

水平，在相对意义上说，是“依赖”西方技术。如果后者超过前者，那么，这个部门相对来说是“独立的”。

这样作出的估计是粗略的，而且只能用于数目有限的大致划定的苏联几个工业部门。然而，它的确勾绘出采煤、钢铁、石油工业、建筑材料、农业、电力供应以及食品加工业的似乎可能的一般情况，这些部门相对来说始终是采用本国技术的。

轻工业、木材、纸和纸浆以及海运业一向是依赖西方技术的。化学工业除一九五五——五六年度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西方技术的。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部门在初期和后期看样子相对来说是依赖的，但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阶段却不是依赖西方技术的。

此外，我们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如果可以得到更多的非合计的投资和贸易材料，那么，就可以看出自六十年代初以来电子计算机和机动车辆相对来说是依赖西方技术的工业部门(据认为，电子计算机被看作是一种进口的机器，而不是电子计算机的生产被看作使用进口机器的部门)。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化学制品、电子计算机、海运业、汽车工业、木材、纸和纸浆以及轻工业是主要进口西方机器的几个部门。化学工业大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六十年代西方机器很可能占该部门设备投资计划的大约百分之三十，当时由于赫鲁晓夫实行“化学化”运动而开展了为时已晚的现代化运动。在化学工业的大多数比较先进的部门中，进口机器仍起支配作用。一九七三年，苏联合成肥料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四、氨的百分之五十、尿素的百分之六十二和高压聚乙烯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四是由进口的(西方的而不是东欧的)设备生产的。

(中)

勃列日涅夫派扩大了它的控制

【本刊讯】法国《震旦报》十一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的派系斗争，勃列日涅夫派扩大了它的控制》，摘译如下：

一些月来，克里姆林宫的走廊的情况与斯大林生命最后九个月的情况相似，以致已不可分辨，而一些对立的派系提早在争夺控制权。那里什么情况都在发生：出乎意料的撤换、神秘地失踪，甚至谋杀。

各部门的继承战在猛烈进行。甚至在克格勃里，勃列日涅夫使他自己的内兄弟谢·库·茨维贡成了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克格勃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加上在这个拥有空军、装甲部队和七个机动干预师的庞大秘密机构的七名负责人中的另外两个人。

勃列日涅夫把他们安置在中央委员会内。他还把他的朋友尼古拉·谢洛科夫安排为内务部长。更有甚者，把与茨维贡有共同观点的伊凡诺维奇安排到军事情报局的领导机构里，而伊凡诺维奇三十五年来一直属于“消灭间谍局”的。

从那时以来，确切地说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安德罗波夫一直是青云直上的人物。八月份由于他在卡累利阿用不寻常的语调发表了讲话，这是他最近的出色表现，因为他谈到的是真正的国内外政策纲领。

从这以后，直到现在，通常在报刊上发表的安德罗波夫的所有照片和肖像都消失了。在此期间，采取了一个涉及苏联十五个共和国的八个共和国中他在主要岗位上安插的人物的行动。甚至在阿塞拜疆，内政部长及其助手们都在他们的克格勃办公室被神秘地杀害了，在他们讣告上签名的不是安德罗波夫，而是勃列日涅夫的内兄弟。

【法新社曼谷十二日六日电】美国、中国和泰国都警告越南不要

法新社报道

美中泰对越拼凑柬伪组织的反应

泰新闻界指责苏联操纵越南以实现包围中国的战略

打着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幌子，继续推行它目前推行的破坏柬埔寨稳定的计划。

美国国务院昨晚在一份正式声明中警告说，如果越南继续推行这项计划的话，就可能对河内同美国重建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美国政府认为，河内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加强——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明确地说

明了这一点——也有影响华盛顿的态度的危险。

观察家们回顾说，美国情报机构人士几周前说过，有四千名苏联军事顾问正在帮助越南军队。

北京的新华社攻击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建立是掩盖越南对柬埔寨进行军事侵略的反革命手法。

在曼谷，政府官员

们对在金边建立由越南人控制的新政府的可能性感到担忧。

据曼谷报纸说，河内的最高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在其控制下的印支联邦。如果这样一个联邦成立，将拥有大约五千多万人口，同泰国的边界将达一千六百公里。此间的外交官们说，如果这样，泰国人对此感到神经紧张是不难理解的。整个泰国新

闻界对苏联并不是用词柔和的，它们指责苏联操纵越南以实现其包围

中国的战略。观察家们说，迄今为止，只有莫斯科、河内、老挝和华沙条约的成员国表示支持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

泰国情报机构——它们拥有美国人留下来的一些电子设备——今天报道，越南在柬埔寨的军队已经从六万增加到九万。

情报部门的人士说，越南军队也已从柬埔寨境内纵深三十公里到五十公里的地方进一步向湄公河推进，并且占领了几个人口集中的大地方。

十月底在金边东南的茶胶省抓到的一名越南下士，今天在柬埔寨电台上的一次广播中证实，已经组成了由越南人和柬埔寨人混合的部队，由越南人充当军官。

但是，柬埔寨之声电台看来若无其事地在报道柬埔寨领导人似乎在忙于接待外国代表团和外交官。

英文《外事报道》

文章披露苏联提出向叙、伊提供现代化武器的四个条件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题为《俄国人耍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文章，摘译如下：

伊拉克国防部长阿·塔勒法赫和叙利亚总参谋长希·谢哈比，上星期在发现俄国人很不愿意向他们提供大量新的现代化武器的时候，都缩短了对莫斯科访问的期限。九月初在大马士革举行“拒绝阵线”最高级会议的前夕，苏联曾答应过给它们提供这些东西。

苏联领导人倒并不转弯抹角。他们说，只有伊拉克和叙利亚人同意下述条件，才能提供武器。

这些条件是：一、两个复兴社会党政府之间的和解必须真诚到使俄国人满意的程度，即：两国军队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战线。二、两国政府必须保证，没有得到苏联的明确同意，不得使用苏联提供的武器。三、俄国人将要求在接受这些新式武器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军队中派驻苏联的军官。四、叙利亚和伊拉克必须答应停止迫害共产党人，并释放当前仍在狱中的一些重要人物。

当伊拉克和叙利亚官员要求得到同利比亚一样的待遇时，这些俄国人反驳说，首先他们必须同意与莫斯科建立象卡扎菲所接受的那种政治和军事的联系。

俄国人还曾表明，他们对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是有区别的。当伊拉克国防部长离开时，勃列日涅夫给伊拉克总统贝克尔发了一项照会，阐明两国关系的性质。俄国人力图这样来安抚伊拉克领导人，向他们暗示：他们仍然可以指望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可保证在未来某一阶段满足他们的要求。叙利亚人则受到不同的对待。

人们认为，俄国人现在不再急于要把叙利亚人拉到自己身边来了。手头要办的事多的是：伊朗的大动乱啦，布迈丁患病啦，与沙特阿拉伯正在发展中的关系啦，埃塞俄比亚在厄立特里亚的新攻势啦，等等。俄国也不象从前那样急于让叙利亚和伊拉克弥合他们之间长期的不和，因为它现在不那么肯定，这种和解是否符合苏联的利益。

因而，苏联领导人就想出了一个十分有把握的办法，不让两国政府靠得太近：这就是提高向它们提供军备的条件，而且经常让一个政府得到武器而让另一个得不到，使它们之间互不信任的情绪始终不断。

如果伊拉克和叙利亚准备同意在与莫斯科合作方面一直干到底的话，苏联的方针将会改变。

泰国《曼谷邮报》报道说

东盟五国首脑最近可能开会讨论越侵柬问题

【法新社曼谷十二日六日电】今天《曼谷邮报》上的一篇重要文章说，越南对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威胁可能使得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的政府首脑在最近举行一次顶峰会议。

观察家们说，刊登在《曼谷邮报》头版上的由主编贴·宗卡滴吉写的这篇文章，反映了泰国政府对印度支那局势恶化所感到的不安。

《曼谷邮报》说，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定于本周末在曼谷会晤。他们两人很可能决定向他们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同事建议举行一次顶峰会议。

这家日报第一次透露，“泰国参谋部的鹰派曾建议派泰国武装力量控制柬埔寨的西部，以便在越南人抵达泰

国边界之前就制止他们”。《曼谷邮报》还进一步透露，参谋部多数成员和政府反对采取这种行动。

外交人士说，东盟作为一个区域实体发言，采取坚定立场，可能导致中国、苏联和美国醒悟到越柬冲突给东南亚和平造成的危险。

据泰国情报机关人士说，最近据称在越南倡议下成立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不久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向波尔布特总理的金边政府挑战。

据信越南人已把他们的控制区从柬埔寨东部边界的庇护所，向柬埔寨境内更深入了达二十五至三十五公里。

泰报社论《否认明摆着的事情》

驳斥苏联大使否认苏在越老有军事顾问

【本刊讯】泰国《曼谷邮报》十二月五日发表一篇题为《否认明摆着的事情》的社论，摘译如下：

苏联大使尤里·库兹涅佐夫上周否认所传苏联在越南和老挝有军事顾问的消息。这就象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否认在老挝有军事顾问一样，当时人人都知道那

里有美国军事顾问。外国驻越南和老挝的外交官员以及其他去过这两个国家的人都看见过苏联专家。

苏联人在这两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军事顾问。他们提供了包括飞机大炮在内的军事装备，那就至少得有顾问在那里教越南人和老挝人怎么使用这些武器，

不仅需要教给他们如何掌握这些武器，而且还要教他们在战斗中如何最有效地加以使用。

对于这种已经证实的事情，苏联大使为什么要否认，这不清楚。苏联人行事的准则向来是：本来不存在的事情只要说有，并且经常加以重复，就可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真事。

“唐山过台湾”的故事

从民间的宗教信仰寻根

有人说，台湾的庙宇实在太多，三步一庙，五步一寺，看得人眼花缭乱，不知究竟应该敬拜那一尊菩萨才好。不过，就事论事，似乎应该把一些具有两、三百年历史的古庙除外，因为这些古庙在中华民族拓展史上所代表的意义，实在非同凡响——这一代的子孙，可据以寻根探源，更可据以印证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深厚地缘关系。

既然来自“唐山”，早期大陆移民所崇拜的神，当然也是“唐山”的神。

举几个最显著的例子：泉属同安人所供奉的，是保生大帝和霞海城隍。

泉属安溪人崇拜清水祖师，或保仪大夫。

泉州三邑，即惠安、晋江、及南安人，尊奉安海龙山寺观音佛祖，而台湾各地供奉安海观音佛祖的寺庙，便大多以“龙山寺”为名。

漳州人供奉开漳圣王，辅助将军。

客家人敬拜三山国王。归纳长时以来台湾民间对上述神祇的崇拜情形，可以获得这样的结论：凡是当地的“保生大帝庙”、“霞海城隍庙”、“龙山寺”、或“清水祖师庙”信徒众多，香火鼎盛的，当年的开天辟地者，必定是来自泉州各地的移民无疑，当然，繁衍在此地的子孙，祖籍也大多是福建泉州。

同样的道理，从目前“开漳圣王”或“三山国王”在民间受到重视的情形，也可以推知当地的开山先民是来自何处，现在大多数居民的祖籍在哪里。

当初被大陆移民远从“唐山”带到台湾，三百多年来，备受民间崇拜的神，究竟有哪些？

宗教信仰一脉相承 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林衡道先生，曾经踏遍全省的每一个角落，对这些“唐山神”做了深入而透彻的研究。从他精辟的研究结论，台湾与大陆各地民间在宗教信仰上的一脉相承，更清晰可见，兹转介于下，以供参考：“王爷”——是福建泉州的一种“瘟疫神”。这种王爷庙，在嘉南平原上处处可见，具体说明了当地居民跟泉州的地缘关系，目前全省“王爷庙”的总数，多达七百一十七所。“观音佛祖”——凡是泉州籍后裔多的地方，像台南、鹿港、艋舺、淡水等地，便大多建有供奉观音佛祖的龙山寺，这些寺庙的香火，大多是早期先民从泉州老家的龙山寺分过来的，总数有四百四十一所。

玄天上帝——俗称上帝公，是当初郑成功父子治台时，特别从其祖籍福建南安请过来的，目前有二百六十六所，信徒大多是泉州移民的后裔。

保生大帝——俗称大道公，是泉属同安移民所信奉的神，现在共有一百四十所，由于同安人的子孙繁盛，各地的保安宫，也始终盛况不衰。

三山国王——是客家移民的守护神，像苗栗、新竹等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就必定会有规模宏大的三山国王庙，现已多达一百二十四所。

清水祖师——俗称祖师公，是泉州安溪移民的守护神，在台湾，凡是安溪移民开拓的地方，就必有供奉清水祖师的庙宇，目前共有六十三所。

开漳圣王——俗称圣王公，就是唐代开拓潮州和漳州的勇将陈元光。台湾各地的漳属移民，一直都奉开漳圣王为守护神，目前共有五十三所，备受漳籍后裔的敬拜。此外，尚有……等等，都是台湾与大陆之具有不可分的地缘关系的有力证据。（六）

【本刊讯】香港《

争鸣》月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刊登马路的文章，题目是《〈望乡〉

的争论说明什么？》，转载如下：

最近日本电影《望乡》、《追捕》等在国内放映，据报道引起了争论。《望乡》在北京放映时，有人认为它的内容（描写日本妓女的生涯）对中国的观众有害，不应该放映；但另外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这类片子有教育意义，看了之后更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因为意见的分歧，放映曾一度中断。后来在报纸、电视台上继续把争论深化，结果同意这部片子应当放映的意见占了大多数，于是再度放映。

也许因为这样争论过一下，《望乡》在中国的观众人数，会比原先估计的更多。

通过这件事，颇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气象。首先是容许对某一事物或问题有不同意见，又可以展开公众的争论，而且最后以多数意见为准。这在“四人帮”横行时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只要江青、姚文元之流的一个卒子如梁效、罗思鼎辈出面讲几句，便成了判决，任何人不得有异议，否则帽子、棒子有你受的。现在初步吹来民主之风，实在颇有清新之感。

其次是让西方电影在国内上映，胆子确实大了一点。本来放电影也得讲胆子，这似乎是奇谈。固然，西方电影近年来的风气，多少沾一些色情和暴力的边，那些故意卖弄的当然不用说，即使主题比较正派，制作比较严肃的，有时也在所不免。例如《追捕》中，就有一两场有裸体镜头，听说在国内放映的拷贝已经删去，不过也不可能删得那么“干净”。以《望乡》来说，删多了就不成其为戏了。问题是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自然也包括其他文艺作品）在经过选择之后，是否可以在国内放映。“四人帮”和他们的一伙，专门进口最下流的坏片给他们“娱乐”，而人民则被完全与外界隔绝，哪里有放映西方电影（即使其较好的）的可能？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内人民有机会在银幕（自然包括荧幕）上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了，可以比较了，眼界开放一点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北京有争论，香港也有人争论。据说有人担心，“引进”外国电影，是不是对“封、资、修”大开方便之门？会不会使中国人民“中毒”？这种事情的出现，有没有可能是反映了国内主其事者确实有问题？

我们很相信这样提问题的人是出自好心，但也不能不看到，有问题的其实正是他们自己。

“身有余毒，心有余悸”的情形，不但国内有，此地也不是完全没有。有人提这样的问题，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十二月二日刊登一则消息说：

我国首次参加日内瓦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发明及技术展览会，荣获团体第一名，共夺得奖牌十九面，其中金牌两面、银牌九面、铜牌六面及镀金牌两面。

中央标准局局长吴祺芳昨天说，此次我国携往日内瓦参展作品共二十一项，每项都已获标准局核准专利，这次得到金牌奖一是否梓行的黄仲立所发明的“扭扭车”，儿童坐在此种车上，不断扭动身体，就可以前进。

另一项是杨燕南以“自动雕刻机”赢得一面金牌，这种雕刻机构造很坚固，可以二十四小时不停使用，体形又小，只要一小桌位就可使用，雕刻能力的范围大，操作简便速度又快，一公分方形印章，只要三分钟即可刻好。

吴祺芳又说，此次参展能获得如此佳绩，这证明国人智慧优秀，并受世界各国人士的重视，虽然获奖的都是小发明，但对于国内发明有很大的鼓励作用，政府已采取具体措施，将加强奖励发明人，及辅导设立实验工厂及设备。

香港《争鸣》月刊刊登马路的文章

《〈望乡〉的争论说明什么？》

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以诲淫诲盗为目的，由头到尾充满低级趣味和下流手法的坏电影是不应该在国内放映的。其实，这样的坏电影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不应该放映，或者说，根本不应该制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西方电影在国内放映就是“大逆不道”，或者说，就是“腐蚀”中国人民。

难道西方电影就有那么大的威力？

难道中国人民就软弱到这样不堪一击？（如果认为这些电影也算“进攻”的话！）

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不管如何好心，也只能证明是继续执行着“四人帮”的愚民政策。

“四人帮”要建立封建的法西斯统治，当然要人民越愚昧越好。他们打着“马恩列毛”的旗号，其实推行的是最反动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他们要做封建时代的真命天子（江青就要做武则天），自封为人民的主人，他们说的话就是“皇帝开金口”，人民只能绝对恭顺服从，任由宰割屠杀，不得有异议。因此，他们不但害怕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也害怕资本主义。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是以反对封建主义而上台的，因而封建主义也视资本主义为死敌。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它腐朽，而封建主义势力反对资本主义却因为它比自己先进。资本主义还有一点假民主和有限度的自由，可是“四人帮”却连这样的“民主”与“自由”也怕得要死。西方电影的揭露社会问题，反映正面或侧面的斗争，显示了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和被压迫阶级的灾难贫困，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应该是一种反面教材。纵使可能有些副作用，可是应当相信广大群众有鉴别、分析、批判的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甚至也许有个别的人由于本身思想有问题而中了一点“毒”，但这与广大群众会有所得益是不成比例的。但“四人帮”何尝从这方面考虑问题？他们害怕的，只是他们那一套货色连资本主义也不如；他们害怕的，只是群众可能由于视野的扩展，由于有了对比的材料而提高了觉悟。他们要人民目不见，耳不闻，口不言。只有这

美《纽约时报杂志》谈苏联体育界黑幕的文章

《巨大的红色机器》

年青运动员一满十八岁就成为军队体育俱乐部的掠夺物。据认为整个苏维埃制度的一个目的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有天赋的运动员参军以后，无须学习现代军事技术，也不必参加各种防御性的训练，而是给他各种机会从事他的体育事业。只要他时常带回奖章或比赛的好名次，就会马上授与军士衔，发给六十美元的月薪，还有制服和便服，单独的宿舍，以及和他的同志们随时来去的自由。每年，当军队的运动队同迪纳莫队（代表国家安全组织）和各工会队比赛时，竞争的热潮席卷全国，但是，训练有素、装备豪华的“军士们”最后总是获得大部分的好名次。

迪纳莫是这个国家第二个最有声望的俱乐部，也是唯一不受政府

津贴的俱乐部。克格勃和警察组织从监狱工厂、劳动营、强迫劳动企业和没收的私人财产的收入中给它拨出经费。运动员特别想参加迪纳莫队的一个原因是海关属国家保安部门管辖，正因如此，实际上所有队员都享受边境海关免检待遇。获准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前列宁格勒拳击冠军、运动健将格里戈里·罗加斯基现在住在纽约，他告诉我下面的故事。

“有一次我有机会去西德，象每个出国访问的运动员一样，我必须准备好我的证件。出国人员必须是团员或党员，当时我二十六岁，但不是共青团员又不是党员，但是我有一手漂亮的右钩拳，他们来不及替换我。我在一天之内，就被吸收入团，连我是犹太人他们也不计较了。”我虽然知道，我

是“扯大旗作虎皮”，以“革命”的画皮掩盖其极反动的实质，又控制了十年的“舆论”，所以有些人实在中毒很深。更严重的是不自知其中毒，还以为“四人帮”那一套谬论才是“真理”，认为人民都只能是“愚氓”，“放宽”一点都不行，都有“危险”。他们还以为，只能由少数人决定中国人民应该看什么，听什么，知道什么，而人民不应该有自己选择、判断的权利。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不是很值得研究么？

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当人民的思想还是被这一类的枷锁重重束缚的时候，当人民还被看成如此虚弱、无能、愚昧、毫无思维能力的时候，中国凭什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人民连几部西方电影也抵抗不住的时候，中国凭什么可以抵抗真正的敌人的进攻？

其实，提出这种论点的人自己就站不住脚。他们难道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吗？一点也不。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在他们周围有大量的资本主义文化艺术，他们也决不会完全没有看过西方电影，可是他们有被腐蚀得坏透了吗？至少他们自己是确认没有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关心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民？只是他们有这么一种观念：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里，又经过长期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对坚持革命的信念，是远比不上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人的。

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

这只能是“唯我独左”的又一种表现。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在思想上的“禁锢”之后，现在要“开放”一些了，慎重是必要的。必须有所选择，是一点；让人民一起来评论、鉴别，是更重要的一点。今后逐步更开放一些，看来还得由领导与人民一起来把关。比如说，审查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戏剧、一本小说……）是否适宜介绍到国内去，除了有关的文化机关进行审查之外，还可以而且应该有群众代表参与。在确定介绍进来而又已经到群众中去之后，又应该让群众共同来评论，该肯定的肯定，该批判的批判。我们相信，中国人民解除了思想桎梏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一定会有新的工作方法创造出来。

四个自动暗盒式录音机，每个人都这样干，塞满了他们的箱子，而我们的克格勃少校假装没有看见。回到谢列梅捷沃机场，一辆大轿车把我们到飞机旁一直送到旅馆。这趟旅行净赚三千卢布，足够在俄国舒舒服服过上一年”。

据说，莫斯科迪纳莫足球队的一名运动员，不断从西方运进大量金币而成了百万富翁。在六十年代，一枚十卢布沙皇金币在伦敦市场上卖二十二美元。这名足球运动员在莫斯科以大约三卢布一美元的比价偷偷购进美元，每次出国比赛时买进一百枚金币，回到莫斯科卖给格鲁吉亚或中亚细亚的投机商，他们以二五〇卢布（三三五美元）买他一枚金币。每枚金币他净赚近一八五卢布（二四八美元），即每次出国赚一八五〇卢布（二四八〇〇美元）。而他每年平均出国十次。（三）

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发明及技术展览会上
台湾获团体第一名 共得十九面奖牌

【本刊讯】香港《

争鸣》月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刊登马路的文章，题目是《〈望乡〉

的争论说明什么？》，转载如下：

最近日本电影《望乡》、《追捕》等在国内放映，据报道引起了争论。《望乡》在北京放映时，有人认为它的内容（描写日本妓女的生涯）对中国的观众有害，不应该放映；但另外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这类片子有教育意义，看了之后更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因为意见的分歧，放映曾一度中断。后来在报纸、电视台上继续把争论深化，结果同意这部片子应当放映的意见占了大多数，于是再度放映。

也许因为这样争论过一下，《望乡》在中国的观众人数，会比原先估计的更多。

通过这件事，颇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气象。首先是容许对某一事物或问题有不同意见，又可以展开公众的争论，而且最后以多数意见为准。这在“四人帮”横行时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只要江青、姚文元之流的一个卒子如梁效、罗思鼎辈出面讲几句，便成了判决，任何人不得有异议，否则帽子、棒子有你受的。现在初步吹来民主之风，实在颇有清新之感。

其次是让西方电影在国内上映，胆子确实大了一点。本来放电影也得讲胆子，这似乎是奇谈。固然，西方电影近年来的风气，多少沾一些色情和暴力的边，那些故意卖弄的当然不用说，即使主题比较正派，制作比较严肃的，有时也在所不免。例如《追捕》中，就有一两场有裸体镜头，听说在国内放映的拷贝已经删去，不过也不可能删得那么“干净”。以《望乡》来说，删多了就不成其为戏了。问题是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自然也包括其他文艺作品）在经过选择之后，是否可以在国内放映。“四人帮”和他们的一伙，专门进口最下流的坏片给他们“娱乐”，而人民则被完全与外界隔绝，哪里有放映西方电影（即使其较好的）的可能？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内人民有机会在银幕（自然包括荧幕）上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了，可以比较了，眼界开放一点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北京有争论，香港也有人争论。据说有人担心，“引进”外国电影，是不是对“封、资、修”大开方便之门？会不会使中国人民“中毒”？这种事情的出现，有没有可能是反映了国内主其事者确实有问题？

我们很相信这样提问题的人是出自好心，但也不能不看到，有问题的其实正是他们自己。

“身有余毒，心有余悸”的情形，不但国内有，此地也不是完全没有。有人提这样的问题，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十二月二日刊登一则消息说：

我国首次参加日内瓦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发明及技术展览会，荣获团体第一名，共夺得奖牌十九面，其中金牌两面、银牌九面、铜牌六面及镀金牌两面。

中央标准局局长吴祺芳昨天说，此次我国携往日内瓦参展作品共二十一项，每项都已获标准局核准专利，这次得到金牌奖一是否梓行的黄仲立所发明的“扭扭车”，儿童坐在此种车上，不断扭动身体，就可以前进。

另一项是杨燕南以“自动雕刻机”赢得一面金牌，这种雕刻机构造很坚固，可以二十四小时不停使用，体形又小，只要一小桌位就可使用，雕刻能力的范围大，操作简便速度又快，一公分方形印章，只要三分钟即可刻好。

吴祺芳又说，此次参展能获得如此佳绩，这证明国人智慧优秀，并受世界各国人士的重视，虽然获奖的都是小发明，但对于国内发明有很大的鼓励作用，政府已采取具体措施，将加强奖励发明人，及辅导设立实验工厂及设备。

香港《争鸣》月刊刊登马路的文章

《〈望乡〉的争论说明什么？》

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以诲淫诲盗为目的，由头到尾充满低级趣味和下流手法的坏电影是不应该在国内放映的。其实，这样的坏电影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不应该放映，或者说，根本不应该制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西方电影在国内放映就是“大逆不道”，或者说，就是“腐蚀”中国人民。

难道西方电影就有那么大的威力？

难道中国人民就软弱到这样不堪一击？（如果认为这些电影也算“进攻”的话！）

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不管如何好心，也只能证明是继续执行着“四人帮”的愚民政策。

“四人帮”要建立封建的法西斯统治，当然要人民越愚昧越好。他们打着“马恩列毛”的旗号，其实推行的是最反动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他们要做封建时代的真命天子（江青就要做武则天），自封为人民的主人，他们说的话就是“皇帝开金口”，人民只能绝对恭顺服从，任由宰割屠杀，不得有异议。因此，他们不但害怕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也害怕资本主义。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是以反对封建主义而上台的，因而封建主义也视资本主义为死敌。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它腐朽，而封建主义势力反对资本主义却因为它比自己先进。资本主义还有一点假民主和有限度的自由，可是“四人帮”却连这样的“民主”与“自由”也怕得要死。西方电影的揭露社会问题，反映正面或侧面的斗争，显示了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和被压迫阶级的灾难贫困，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应该是一种反面教材。纵使可能有些副作用，可是应当相信广大群众有鉴别、分析、批判的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甚至也许有个别的人由于本身思想有问题而中了一点“毒”，但这与广大群众会有所得益是不成比例的。但“四人帮”何尝从这方面考虑问题？他们害怕的，只是他们那一套货色连资本主义也不如；他们害怕的，只是群众可能由于视野的扩展，由于有了对比的材料而提高了觉悟。他们要人民目不见，耳不闻，口不言。只有这

样，他们才能为所欲为。

要不然，为什么十年内只有八个戏，几本书？

但因为“四人帮”

是“扯大旗作虎皮”，以“革命”的画皮掩盖其极反动的实质，又控制了十年的“舆论”，所以有些人实在中毒很深。更严重的是不自知其中毒，还以为“四人帮”那一套谬论才是“真理”，认为人民都只能是“愚氓”，“放宽”一点都不行，都有“危险”。他们还以为，只能由少数人决定中国人民应该看什么，听什么，知道什么，而人民不应该有自己选择、判断的权利。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不是很值得研究么？

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当人民的思想还是被这一类的枷锁重重束缚的时候，当人民还被看成如此虚弱、无能、愚昧、毫无思维能力的时候，中国凭什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人民连几部西方电影也抵抗不住的时候，中国凭什么可以抵抗真正的敌人的进攻？

其实，提出这种论点的人自己就站不住脚。他们难道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吗？一点也不。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在他们周围有大量的资本主义文化艺术，他们也决不会完全没有看过西方电影，可是他们有被腐蚀得坏透了吗？至少他们自己是确认没有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关心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民？只是他们有这么一种观念：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里，又经过长期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对坚持革命的信念，是远比不上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人的。

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

这只能是“唯我独左”的又一种表现。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在思想上的“禁锢”之后，现在要“开放”一些了，慎重是必要的。必须有所选择，是一点；让人民一起来评论、鉴别，是更重要的一点。今后逐步更开放一些，看来还得由领导与人民一起来把关。比如说，审查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戏剧、一本小说……）是否适宜介绍到国内去，除了有关的文化机关进行审查之外，还可以而且应该有群众代表参与。在确定介绍进来而又已经到群众中去之后，又应该让群众共同来评论，该肯定的肯定，该批判的批判。我们相信，中国人民解除了思想桎梏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一定会有新的工作方法创造出来。

美《纽约时报杂志》谈苏联体育界黑幕的文章

《巨大的红色机器》

年青运动员一满十八岁就成为军队体育俱乐部的掠夺物。据认为整个苏维埃制度的一个目的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有天赋的运动员参军以后，无须学习现代军事技术，也不必参加各种防御性的训练，而是给他各种机会从事他的体育事业。只要他时常带回奖章或比赛的好名次，就会马上授与军士衔，发给六十美元的月薪，还有制服和便服，单独的宿舍，以及和他的同志们随时来去的自由。每年，当军队的运动队同迪纳莫队（代表国家安全组织）和各工会队比赛时，竞争的热潮席卷全国，但是，训练有素、装备豪华的“军士们”最后总是获得大部分的好名次。

迪纳莫是这个国家第二个最有声望的俱乐部，也是唯一不受政府

津贴的俱乐部。克格勃和警察组织从监狱工厂、劳动营、强迫劳动企业和没收的私人财产的收入中给它拨出经费。运动员特别想参加迪纳莫队的一个原因是海关属国家保安部门管辖，正因如此，实际上所有队员都享受边境海关免检待遇。获准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前列宁格勒拳击冠军、运动健将格里戈里·罗加斯基现在住在纽约，他告诉我下面的故事。

“有一次我有机会去西德，象每个出国访问的运动员一样，我必须准备好我的证件。出国人员必须是团员或党员，当时我二十六岁，但不是共青团员又不是党员，但是我有一手漂亮的右钩拳，他们来不及替换我。我在一天之内，就被吸收入团，连我是犹太人他们也不计较了。”我虽然知道，我

们想带多少鱼子酱和伏特加就带多少。但是，只是在我们从高尔基大街中央旅馆登上汽车驰往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之后，我才真正开始体会到当一名迪纳莫队员的好处。用不着象通常那样在海关排队等候，陪同我们的一位克格勃少校在卫兵面前挥一下我们的证件，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就直接开进大门，我们连车都不用下。直到我们登上德国航空公司的喷气客机，海关始终没有动过我们的行李。我们回国时也完全免检。

“在科隆的第一天，他们把队员分成三人一组，叫我们去‘观光’，意思就是‘出清你们的鱼子酱和伏特加’。我带有二十瓶首都牌白酒和四听五磅装的鲑鱼罐头。这一天，我买进十五条斜纹布裤子、六只精工牌手表、

四个自动暗盒式录音机，每个人都这样干，塞满了他们的箱子，而我们的克格勃少校假装没有看见。回到谢列梅捷沃机场，一辆大轿车把我们到飞机旁一直送到旅馆。这趟旅行净赚三千卢布，足够在俄国舒舒服服过上一年”。

据说，莫斯科迪纳莫足球队的一名运动员，不断从西方运进大量金币而成了百万富翁。在六十年代，一枚十卢布沙皇金币在伦敦市场上卖二十二美元。这名足球运动员在莫斯科以大约三卢布一美元的比价偷偷购进美元，每次出国比赛时买进一百枚金币，回到莫斯科卖给格鲁吉亚或中亚细亚的投机商，他们以二五〇卢布（三三五美元）买他一枚金币。每枚金币他净赚近一八五卢布（二四八美元），即每次出国赚一八五〇卢布（二四八〇美元）。而他每年平均出国十次。（三）

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发明及技术展览会上
台湾获团体第一名 共得十九面奖牌